

文汇原创丛书

走马



席慕蓉著

文 匯 出 版 社

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走马



席慕容著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马/席慕容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2
(文汇原创丛书/肖关鸿主编)
ISBN 7-80676-155-1

I. 走... II. 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827 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走 马

作者/席慕容 摄影/席慕容·白龙 丛书主编/肖关鸿

责任编辑/杨建英 封面装帧/版式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40 毫米 1/16 字数/184 千 (彩色插图 24 面)

印张/16.75 印数/1—6000

ISBN 7-80676-155-1/I·035 定价:30.00 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辉煌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

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 编

走马

——自序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当汉朝初定中国之时,汉高帝曾经因为轻敌冒进,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精兵围困于白登,整整七天。

书上是这样形容匈奴的四十万大军:

“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骅骝。”

年轻的时候,(或者更精确一些,我可以说,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这一段文字所给与我的只是一种画面上的想像,和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关联。

但是,自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踏上原乡之后,才慢慢发现,在蒙古高原之上,无论是眼前的天光云影还是书中的历史陈迹,在在向我昭示,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代代紧密相传。游牧文化其实源远流长,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许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证据。

不过，我的学者朋友警告我说：

“席慕蓉，你不能说匈奴就是蒙古。你只可以说，在蒙古的血源与文化里，一定有些传统是源自匈奴。”

这样对我也就足够了。

无论是匈奴还是蒙古，最早的根源都是来自阿尔泰语系文化的先民，而深受萨满教影响的这个文化领域里，几千年来，累积了许多极为神秘和美丽的史实和传说。

譬如这四十万大军，就是深信以符合着方位的颜色来整编马队，可以增强战斗力。

这是绝对合理的，并且完全符合心理学的要求，无论是建立起战士的自信还是使敌人丧胆，都没有比万匹又万匹的白马从西方奔来那样震撼心魂的壮盛军容了，更何况还有东方的青，北方的黑，南方的红……

不过，《史记》上所描述的只是四十万匈奴铁骑的表面形象而已，在这壮盛的军容之后，还有更深的用心，而这是我最近才能明白的。

这就要说到什么是“走马”了。

“走马”，在游牧文化里，可以解释成是马匹经过训练之后的一种独特的步法，同时，也可以认为是骑者与座骑之间的默契。

用这种步伐行走的马，特别禁得起长途跋涉，可以长期保持一定的速度。并且，骑者与座骑有了默契之后，在行进间，无论是马背上的人还是马匹，都比较不容易感到疲累。

行军之时，更要求一整个马队彼此之间也能建立起默契，速度相同，步伐相同，无论是多少匹铁骑也宛如一体，

这样不单易于指挥，攻防的力量也会更为强大。

因此，在我知道了这些线索之后，史书里的白登之围就从表面的颜色和数字，成为一幕有声有色的震撼场景了。

不只是几万匹从西方奔来的白马那纯白的毛色如何在阳光之下绿草之上闪闪发亮，还要包括那如猎鹰般迅疾的速度，以及那如游龙般进退自如的步伐，风声之中夹杂着马的嘶鸣，云影挪移之间兵刃闪着冷冷的锋芒，还有那四面暗暗的合围……再读《史记》，如今的我每每为这一幕而神往。

依此，我也可以想像当年蒙古大军的三次西征，无论是花剌子模还是波兰，城堡里的守军原来以为还有十天或者半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忽然间蒙古人就兵临城下了，并且如海浪一般铺展开来，那难以置信的现实造成难以瞑目的灾劫，“怎么可能？”恐怕是所有被征服的城池里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了吧。

然而，时光疾驰，那速度比任何的铁骑还要迅猛还要无情，岁月淹没了一切，不管是匈奴王朝也好，蒙古帝国也好，如今都只能是书页里的记忆了。

不过，“走马”的传统恒在，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也恒在。

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许多美好的传统从未离去，仍然在牧民的生活里留存着，尽管从比例上看似乎是少数的，从参与方式上看似乎是静默无声的，可是，一旦深入草原，就会发现，那强韧的生命力其实无处不在。

今年(二〇〇二)夏天,在牧马人布赫额尔登先生与他的妻子乌云其其格女士家里作客,清晨起来,横越过缀满了露水的草原,眺望从远处的山丘上陆续往饮水处走回来的马群。总数接近五百多匹的马群之中,有老有少,有雌有雄,各种毛色,似乎是散漫杂乱其实却井然有序地分批喝完了水,就又转过身去,向远方不知道哪一片草原的深处缓缓走过去了。

我问布赫额尔登,在这马群之中,有几匹是接受过主人的训练,可以用来乘骑的呢?

他说是有四十多匹。平常在毡帐之旁总是留着几匹拴着马绊子的马供家人就近骑用,不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把这些马匹放回马群里去,再换几匹出来。

我看过好友白龙用了几个冬天为布赫额尔登所拍摄的记录片,其中有一段就是换马的过程:

布赫额尔登骑着一匹深棕色的马,手里举着长长的套马杆子进入马群。(这一群习惯于野放的马只认自己的主人,任何陌生人都不可靠近更遑论进入马群之中了。)他选上了一匹全身雪白的马,当然,它并不愿意乖乖就范,所以还是得用套马杆来强力套住,在把它带离马群外之后,就在远远的草地上,开始为两匹马换装。

主人把棕马身上的马鞍马鞭马笼头什么的一样样卸下,再依先后秩序搭到白马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白马一脸闷气,不情不愿地让桎梏加身,却又始终站在原处,忍耐着,没有移动分毫。倒是那匹深棕色的马,随着身上的负担减少而越来越沉不住气,动个不停,等到最后,全身都光溜溜了,主人怜惜地为它拭净背上的汗水,再在它身

上轻轻一拍，登时就撒开步子朝着马群跑过去。有趣的是，就在马群的边缘，这匹马忽然站定，高举两只前蹄放声嘶叫了一下，然后才一头钻进群体之中，再也分辨不出它的身影了。

我一直觉得，这一声嘶叫如果译成人言，可以是“万岁！我回来了！”或者“谢天谢地！终于自由了！”都不能算错吧？

这个夏天，想起了这段影像，我就问同行的白龙，为什么一匹马不能长期作为乘骑，必得要常常更换呢？

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对于牧马人来说，一匹马身上的‘野性’是非常重要的。你固然可以说是蒙古人爱马心疼马，不想让它多受委屈，所以不愿意长期驱使一匹马为己用。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不能让它失去了最宝贵的野性，你必须给它自由，让它重新加入野放的马群，因为那才是马儿真正的力量的源头。”

在茫茫的草原之上，对于生命中那野性的本质的敬重，是游牧文化里传承到今日也难以尽言的美丽与神秘之处。

站在牧马人布赫额尔登望不见边际的牧场上，看着他的两个孩子乌力吉巴图与阿拉塔奥其尔骑着马越过远处的草地，少年的身影在晨曦之中轻捷灵巧，仿佛已经和身下的马匹成为一体。

我想，无论是在今天的草原上，一个年轻的蒙古孩子操控他个人使用的乘骑，还是两千多年以前，匈奴王朝的战士们操控那四十万骑的战马，他们也许都能够感觉到，

那真正的力量，就在于“野性”的收与放之间吧。

十几年来，在回返原乡的路途上，我何其幸运，能够得到许多位朋友的引导和帮助，让我能一次次亲身见证了游牧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一本书，记录着我在“归乡”之前与之后的心情转折，原来的书名是《我的家在高原上》。

现在，文字的内容没有太多的更动，却多了许多彩色图页。一百多张全新的图片，是白龙与我的摄影记录。白龙从事摄影多年，对蒙古高原的报道早已建立了自己的风格，我非常感激他这次愿意与我合作，让草原能以更深沉的面貌呈现。

另外要感谢内蒙古著名的歌者莫日根巴特尔先生，他就是封面上的年轻骑士，我有幸能在乌珠穆沁草原上摄得他的马上英姿。

还要谢谢文汇出版社的肖关鸿先生以及编辑室各位工作伙伴的辛劳。

美梦成真，在此深致谢意。

——2002年秋日写于淡水乡间。

目 录

走马——自序/1

篇一 交易

交易/ 11

有一首歌/ 12

飘蓬/ 19

汗诺日美丽之湖/ 27

出塞曲/ 40

旧日的故事/ 41

莲座上的佛/ 52

乡愁/ 57

困境/ 58
失母/ 62
还乡/ 65
在那遥远的地方/ 71

篇二 追寻梦土

追寻梦土/ 95
今夕何夕/ 96
萨如拉·明亮的光/ 106
候鸟/ 119
风里的哈达/ 120
源/ 134
猛犸象/ 144
母亲的河/ 145
我手中有笔/ 153

篇三 篝火之歌

篝火之歌/ 175
故居/ 176
经卷/ 180
顿悟/ 184
夜渡戈壁/ 188
黑森林/ 192
旁听生/ 199

大雁的歌/	200
父亲教我的歌/	204
父与女/	210
记忆/	217
颠倒四行/	222
嘉丝勒/	223
嘎仙洞/	227
胡马·胡马/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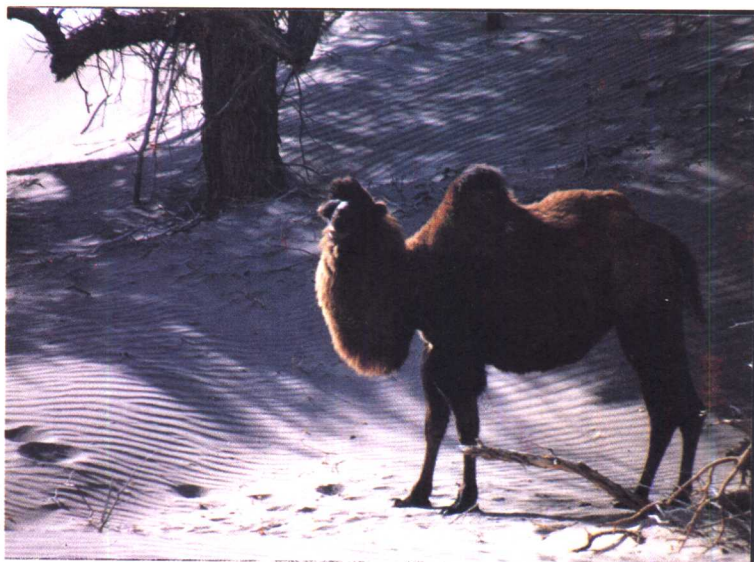
在严寒的冬日里，马儿呵气成霜。白龙摄



小小马儿在河边向母亲索奶。这是幸福的夏日时光。席慕蓉摄

天山巴音布鲁克草原，摄得一幅温馨的饮马图。席慕蓉摄





额济那旗绿洲如今已成沙漠。席慕蓉摄

相亲相爱的伴侣，共享和煦的阳光。白龙摄

